而詩之敎亡其所繇來寔在平王之世平逮隱而没
治之故自隱公之簡始學者觀王伯升降之際聖人
反正之幾權得矣非天下之至神曷能與此乎
元年
王者而後改元諸侯改元非正也禮稱諸侯三年喪
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圭璧黻冕然後歸寧
有踰年改元者哉書曰平王四十九年巳未公即位
者正也魯自改年而紲周之年非也史遷自眞公濞

周正月可以爲春乎春蠢也陽氣蠢然動也陽之始生亦可謂春也書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既戊午師逾孟津周歴太初三統四分韋昭班固皆步得次日已未冬至冬至之月稱春自武王革命之始已然故孔安國曰月改春自移然則非孔子加春於王月之上也襍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日至冬至也正月而日至周改月矣周禮亦稱子月爲春而寔非冠以夏時也按殷人鍾銘唯正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臨諸侯眕于鬼神曰天王宰氏咺名王朝上士中士例名非冡宰貶而人之也季氏謂元士攝冡宰亦非也惠公隱父仲子惠公再娶之夫人而桓之母也穀梁謂孝妾惠母葢因桓公成風而誤也不稱及一施無別之辭車馬曰賵所以助喪者隱新立不朝而天王反舉卹典天王失所以為天矣仲子再娶之夫人則何以單舉姓字乎仲子生有手文曰魯夫人于是

其人民莒之罪也然入罪小于滅此實兵不再舉奄而有之矣僖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稱莒地宣四年公及齊平莒及郯莒不肯公伐莒取向向係莒則向實滅而書入何也赴以入以入書之耳故曰其文則史胡康侯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見天王之不君也可謂得竊取之義矣

無駭帥師入極

生姓之無駭非終身無姓者聖人惡其專兵去族以示貶愚謂氏族一也姓者百世不易公子公孫不可指爲姓也無駭與挾翬同皆隱未爵者也陳氏曰春秋之初魯有無駭挾鄭有宛詹紀有裂繻則猶有未命大夫也呂大圭曰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無駭帥師而後有翬有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惠公之女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外特相盟之始紀子帛者啖助程先生皆曰闕文紀本侯爵而稱子則其稱子闕文也或曰子帛或侯字之誤按左氏子帛即子伯莒逆女履繻之字密今萊州高密近紀之邑聞之趙企明曰紀自入莒有窺魯之心紀子伯往來莒魯之間于是道與莒子謀于

客爲魯謀也周官有調人諧和萬民有合方氏除其怨惡則諧和仇怨聖人之所與也故履繻字而不名褒之也其後八年而爲浮來之盟莒魯以是交好葢紀新昏于魯事必有然者然何待八年乃盟浮來其序于莒子之上者或曰比内大夫或又曰主盟此本闕文不假迂曲莒小于魯雖能入向何敢遽至窺魯魯史書法有定繻雖可褒褒者在事何緣獨以字進左氏亦豈可盡信其誣也

十有二月乙夘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夫人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左氏以爲仲子説者曰以三年喪畢考宮祭告知之然安有元年先歸賵至二年而後薨者耶郭定襄以爲左氏誤仲子爲夫人是也

鄭人伐衛

衛姬姓侯爵國今淇縣負淇水面百泉古衛都河北朝歌之東康叔始封之地也其後成王伐殷以武庚

矣何休謂二月殷正三月夏正存二王之後統其正朔非也書稱統承先王修其禮樂者于其國所謂之杞得夏時者耳王朝大一統何爲存之耶正朔亦豈在禮樂中耶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爲一會然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日之盈縮損益四序不同冬至後爲盈初春分爲盈末夏至後爲縮初秋分爲縮末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

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南向者恒內北而外南月道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月當黃道爲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復當黃道爲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是爲四象二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周歷一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

命告也其求賻志諸侯失供喪紀也胡氏曰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不足以討而反求之以是爲失道也王貫道有言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喪事有缺則臣職不供甚矣魯安在其秉周禮也包茅不貢霸主至興師而責之武氏子之求賻豈可責也此亦如寠人子矣寠人子故巨室也以其臣僕之不供而遂寠今將責寠人子之徵賦而不責其臣之無藝得乎杜氏曰不

公子耳隱爲其母宫以成其邪心故桓之弑隱自啟之

初獻六羽

魯僣八佾于羣廟舊矣周禮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而仲子獻羽羽翳也爾雅釋言曰纛翳也山海經五采之鳥名翳析羽而注干首羽輕舞便于指揮凡舞必先羽而用籥始奏以文也執干戚者綴行而繼進復亂以武也按詩簡兮方將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右手

六是隱之待仲子尚在乎正不正之間而惑于先君之邪不能正也其言是矣而不知用六亦非也

邾人鄭人伐宋

邾先鄭主兵也趙子常言大夫自以其班非也季明德不信邾人釋憾之言疑為鄭莊告邾之事過矣

螟

蟲食苗心葉根節者别為螟螣蟊賊春秋書螟者二在隱一在桓其後凡十一書螽而已葢輕者不勝書

夏城中丘

中丘在今沂州古臨沂也在沂水之東東爲向北爲鄆南爲郠則西逾沂水距魯巳三百六十餘里近莒之邑也葉夢得曰魯之城多出于畏齊畏晉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耳今屬辭以觀其本末莒入向則魯疆場須有以備之然夏而用民不憂其力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盟以黨鄭也其稱弟子之義胡氏備矣或謂聘本天子所以諭諸侯之志者齊恃強而僭行之然周禮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有行之者矣殷中也比年使人以意相問曰小聘三年大聘諸儀文稍盛于問陳祥道謂三輔人語輕財曰聘或然也故殷又爲盛司儀曰諸公諸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國客則有禮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王制所不禁也顧其時諸侯之修邦交者魯史無自書之而獨以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戎患之始變執言伐公羊傳曰不與夷狄執中國也楚丘魯地今曹州東南界近巳氏戎者凡伯失節魯不脩方伯之職則胡氏義備矣顧曰衛地誤也穀梁復云伐凡伯者衛而聖人書戎則不惟缺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特相遇不書齊將平宋衛于鄭而宋請先以爲不誠乎瓦屋之盟也垂曹地在今曹縣北當宋衛之間

不當入也祊者鄭受之天子而魯可私受乎陳氏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之之辭也

夏六月巳亥蔡侯考父卒

子封人嗣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子曰諸侯之參盟于是始宋衛欲致齊以絶鄭故爲此盟東諸侯之交始盛程子曰自是傾危之俗

成民不立矣尾屋即定八年尾亭季氏謂南燕地之近
衛者杜元凱謂周地非也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者我所欲也公將黨宋圍鄭親至莒地毀列而
與微者盟此吾君特會外大夫之始故謹志之也杜
元凱曰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于經自一命
以下大夫及士經皆書人名氏不得見然謂微者不

嫌敵公侯非也浮來張洽曰莒地今志在莒州西三十里杜以為紀邑亦非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大夫名而不氏別于貴卿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其後為展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即大行人所謂命以征討之事者諸侯不得專征討何爲而有會乎將謀伐宋即魯會防防魯北鄙近齊之地杜元凱以爲瑯琊東南則非齊魯所由之道高抑崇指兖州金鄉縣界則宋地之近於緡者齊魯方欲謀宋亦不應先至其地也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來告伐宋然經文未見以卿士書鄭伯葢左氏傳耳

秋宋人衛人入鄭

高抑崇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宋衛乘其虛而入之趙子常曰外入國有以來之不月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今雎州考城縣古外黃居鄭北鄙趙企明曰三國入鄭不克故移兵戕其附庸鄭伯出兵乘之戴鬬其前鄭扼其後取三師言易也此如取鄭師于雍丘取

宋師于凷之類非取戴也然曰聖人幸其勝表而爵之則又不然實鄭伯故書鄭伯三國將卑師少而鄭伯親將胡氏謂以寡覆衆亦非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魯濟西近邑其北爲衛濟逼單父單父宋地戴以鄭附庸宋挾蔡衛以伐之郕宋衛與國齊人黨鄭伐之宋鄭交惡而及其附庸與國其怒與色可謂失所施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來朝之始薛任姓侯爵黃帝裔孫奚仲之後禹所封也國今滕縣東南滕薛南隣宋故宋人嘗曰滕薛吾役也周制諸侯朝覲以命數爲節小國不能供故朝以朞降然朝者朝事之名本諸侯所以事天子者而諸侯世相朝亦周禮行人邦交之儀故曾子問有告廟命五官之文葢其事也凡朝必以禮接于廟非諸侯不言朝禮與朝天子異矣魯侯朝而稽

首于伯主晉人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齊侯稽首于魯君魯君拜齊人怒魯人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于周禮司儀諸公諸侯伯子男相爲賓則有禮則是相朝朝以繼先君之好賓禮接之而已春秋非惡其朝但志其非世傳言滕薛爭長亦非其禮見也闕述職而私相朝聘則胡氏備其義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葬者魯之臣子蔽于邪說不成隱之爲君趙子常謂不以君禮葬也左氏曰不成喪是矣公穀皆以賊不討不書葬然不可通于蔡景許悼矣所謂義正而事失真者也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明志録卷一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